

寻找杨月楼

张全海 文/图

一碗香

李蒋根

2026年2月12日（腊月廿五）上午，我从北京回老家的第二天，便与安庆文史界一行十人来到了怀宁县石牌镇杨家墩，寻找杨月楼的历史遗迹。1981年5月4日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彦祥到石牌考察了杨月楼故居、查阅了杨月楼家谱，还与杨家牌业余京剧团演员合影留念，这应该是戏曲学界第一次到怀宁寻找杨月楼。后来马彦祥发表了《杨月楼杨小楼父子姓氏新发现》《关于杨月楼——致钮骠同志信》等系列文章，澄清了杨月楼的姓氏、籍贯和生年等诸多问题。不过马先生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楚，比如杨月楼的父亲杨二喜到底是谁？杨月楼回石牌的时间是哪一年？杨小楼的谱名是什么？我们这次到石牌考察，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解答这些已经四十多年悬而未决的疑问。



同光十三绝画像之谭鑫培和杨月楼（右）

一、杨月楼为什么本姓王氏？
杨月楼的家谱是三槐堂《王氏宗谱》，说明杨月楼本姓王氏，但不是杨月楼自己改姓了杨氏，而是他祖上就改的姓，至于为什么改姓？马彦祥前辈在文章中叙述了当地的一种传说，就是王莽的后裔为避祸而不得不对外改称姓杨，但内部还是姓王。其实在潜山和怀宁交界一带有多支“王杨氏”，以前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外称姓杨，所以很多地名都是以杨氏命名，比如杨家牌、杨家墩、杨老屋等。按照当地王杨氏族谱的说法，除了王莽后裔的传说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传说，比如说是隋朝开国功臣安康侯王傑因功被赐以国姓杨氏。当然，这些传说都是没有什么切实依据的，只能作为传说姑妄听之。后来随着时代变迁，一些王杨氏改回姓王，但也有一些王杨氏对外依然姓杨，所以潜怀交界一带的王杨氏对外姓王姓杨的都有，不过其族谱都必须是王氏。杨月楼老家的人也改回姓王了，至于杨月楼为什么对外还是姓杨，没有看到直接的说法，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唱戏的在外面混社会有自己的“难言之隐”吧。

二、杨月楼的父亲杨二喜是谁？
这似乎不是个问题，杨月楼的父亲就是杨二喜，还问什么呢？但这确实是个问题，因为杨二喜只是他的艺名，并不是他的大名，也就是说在家谱上你找不到这个人。杨月楼家谱上的父亲叫基旺（字加兴，妻钱氏），与杨二喜之间找不到任何关系线索。这个问题，不但马彦祥困惑不解，可以说自来就没看到有人把它说清楚过。

我经常说“人物考证离不开家谱”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得从姓氏家谱学入手。首先要分

析“二喜”这个名字，古人取名都有他的特定意义，武大郎在家排行老大，孔子仲尼排行老二，沈万三自然是家里老三了，所以这个“二喜”应该是在家排行老二。其次要查家谱，家谱上杨月楼的嗣父基旺是在四十多年前就被发现了的，但要注意的，第一，基旺并不是杨月楼的生父，第二，基旺是开龙的独子过继给杨月楼的嗣祖开兴的，所以不管是名字还是排行上，基旺和二喜的关联度都不高。再看下杨月楼生父基龙的情况，这是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信息，我们这次特意翻查了家谱的这部分内容，按家谱记载，基龙（字十林，妻产氏）是其生父开文的次子，也就是排行老二，故此基龙是杨二喜的可能性更大。如果能找到杨二喜妻室的姓氏信息，就能确定他是基旺还是基龙，当然，这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三、杨月楼是哪年回石牌的？
杨月楼出去唱戏之后肯定是回过老家的，但是什么时间却有多种说法。其一是刘嵩昆在《京师梨园世家》一书中说，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杨月楼回乡祭祖，并出资修家谱；其二是张亭在《怀宁艺坛摭录》一书中说，光绪八年（1882）杨月楼回乡探亲祭祖，重订《王氏宗谱》；其三是1876年2月7日《申报》报道“杨月楼递籍”情况，就是被上海官方押解回安庆原籍。

关于刘嵩昆的说法，不知源自何处，查杨月楼家谱，同治十一年前后并未续修家谱。关于张亭的说法，是出自当地口传，但光绪八年前后王氏也未续修家谱。关于《申报》的说法，则是晚清四大奇案之“杨月楼案”的当时案情，杨月楼与韦阿宝的冤案因慈禧太后想看戏和光绪帝登基而遇特赦，于1876年春被遣送回原籍，这是有文献依据的。

查怀宁三槐堂《王氏宗谱》

可知，杨月楼族谱五修时间是在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六修是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七修是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。族谱中对杨月楼的记载非常简略，除了生辰和娶妻信息外，便无更多实际内容，对于其父母和祖父母的卒葬信息也是阙如。可见杨月楼应该是在回石牌时为下次续修族谱提供了已知的信息，后来与老家便再无联系。

四、杨小楼的谱名是什么？

杨小楼的谱名也是研究者们困惑已久的问题，民国《王氏宗谱》记载了杨月楼有两个儿子“家传、家英”，杨小楼是其中之一，还是第三子？按族谱记载：“家传，行一，字行远，生于光绪年月日时；家英，行二，字从远，生于光绪年月日时。”从家谱学的视角来看，这明显是“旺丁/望丁”现象，也就是按照惯例在修谱时某人还没有儿子，却在自己的谱系里预先写上儿子的名字，以期望今后能真的生出儿子来。由于杨月楼父子后来与老家失联，光绪六修、民国七修谱中便再也没有更新杨月楼回乡时提供的信息。

杨小楼生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卒于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，如果杨氏父子在此期间回过老家的话，应该会提供新的信息。当然，也可以说石牌王氏在六修、七修家谱时没有关注更新杨月楼父子的信息。要知道杨月楼在杨小楼出世那年担任北京精忠庙庙首，程长庚去世后接掌三庆班长达十年之久，名列“同光十三绝”，可谓名噪京城；而杨小楼的名气也不逊其父，他与梅兰芳、余叔岩并称为京剧三大代表人物，享有“国剧宗师”“武生泰斗”盛誉，1931年他在上海演出合影时坐在前排C位，而上海青帮“三大亨”杜月笙、黄金荣、张啸林及虞洽卿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在后排站立。虽然如此，但杨月楼父子的信息直到1997年八修族谱时才被族人搜集补充。

张亭先生说“家英”就是杨小楼的谱名，这只是一种推测。一些文献说杨小楼乳名三元，是杨月楼的第三子，从姓名学的角度来看有一定道理。据“小叫天”谭鑫培的孙子谭富英口述：“月楼曾生二子，均死去。因叫天儿子很多，故生下小楼后，即认叫天为义父，取名谭嘉训（谭子均以‘嘉’字排行），一直在谭家生活，直至娶亲时，才认祖归宗，复杨姓，名不变，仍名嘉训，以示不忘。”所以杨小楼应该就是杨月楼的第三子，不过因为与老家失联，并未上谱，故此没有谱名。不过谭氏的“嘉”字辈与王杨氏的“家”字辈正好同音，也算是一个巧合吧。

江南水乡的清晨，星星还没落下去，村子就醒了。薄雾淡淡地罩着远处的树林和稻田，一声鸟叫，天就亮了。

主妇们起来头一件事，是把屋里的大铁锅拎出来，倒扣在门前的土场上，拿着锅铲，一下一下刮掉锅底积了一夜的黑垢。那时候日子紧，柴火不够烧，锅底刮薄些，火的热气就能多用到锅里。家家都这样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不多时，每家地上都留下一圈黑印子。

收拾停当，就开始忙一天的饭食。不单柴火缺，米也金贵。我们那儿是沙土，地不肥，打不了多少粮食。一年种一季小麦、一季油菜，再加两季水稻，交了公粮，剩下的只够糊口。家家都是“一干两稀”——早晚喝粥，中午吃干饭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粥里常加山芋或南瓜。皮也舍不得削，冲冲干净，切成块，跟几粒米一起煮。肚子里缺油水，人总觉得寡淡。除了过年过节，吃肉是梦里的事。那时候觉得，鲜肉才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。

鲜肉，就是米粉肉。每到端午、中秋，公社发票，每人半斤肉，我家四口人，能买两斤。票是粗糙的白纸油印的，裁成小方块，盖着红公章，跟布票上“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”的章一样，透着威严。

过节前一天，母亲早早备好粘米粉，拌上八角粉和盐炒熟。肉切成片，肉片放进瓦钵子里，钵子是土窑烧的，口比蓝边碗还大一圈，像个小盆。母亲把米粉倒进去，用手细细拌匀，再加一点辣椒糊和小麦酱。为了让鲜肉显得多些、经吃些，我们家米粉要占到肉的五分之二。拌好了，上锅蒸。

蒸上十来分钟，热气裹着香气，缠着房梁，从窗户缝里、瓦片缝里漫出去，满村子都是。米香、肉香、八角香，像只手，把人心挠得痒痒的。孩子们在灶台边掰着手指数时间，就等着揭锅的那一刻。锅盖一掀，热气直往上扑。孩子们围过去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肉里的油都渗进了米粉里，亮汪汪的。筷子轻轻一戳，肉上就是一个洞。

热腾腾的鲜肉端上桌，满屋子都是香。母亲一声“吃吧”，早就等不及的孩子，你一块我一块，抢着往嘴里送。肥肉入口就化了，米粉软软糯糯的，八角香得让人停不下筷子。一层层的味道，香而不腻，越吃越舍不得放。

肚子里油水缺久了，像旱久了的庄稼，蔫蔫的没精神。一碗热乎乎的鲜肉下肚，真是久旱逢了甘霖——从喉咙到胃，都滋润得舒坦。不一会儿，肉就吃光了，剩下吸饱了肉汁的米粉，米香浓浓的，照样勾人。你一勺我一勺，钵子见了底。

最后粘在钵壁上的那点米粉和油，是精华，谁都不肯放过。只好抓阄，谁运气好，谁就把它刮得干干净净，再扣上两勺热米饭，拌一拌，吃得一粒不剩。钵子干净得不用洗。

一顿饭吃完，满嘴余香，心里又盼着下一个节日。

